

唐朝画論考釋

韦宾 著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全國优秀出版社)

力則切築罕

罕希

臣勤於財則貢賦

於外非正也秋丹桓宮楹

楹柱

禮天

少臣勤於食則百事廢矣

凶禁教

冬築

子諸侯黜望

黜望里

大夫倉士黜

黜帝

徽春新造廡以其用力為已志矣

夏鄭人侵許秋有蜚

教梁說日蜚

者南方犯惡

姑牟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

二月紀叔姬卒

紀國姬叔姬紀帥守

城

于危

危盟不日此盟日者前公知燕親杜傳日

觀無事之辭以進為尸女也公急棄國故

諸父防

諸父防

可城也以大夫小也

傳則日

之也

此行犯禮夏危甚矣前王降心親與之盟實有和

志皆議也

志皆議也

可城也以大夫小也

傳則日

之也

此行犯禮夏危甚矣前王降心親與之盟實有和

世年春王正月夏師次于成次止也

世年春王正月

有畏也欲救鄭而不能也不言心恥

侯之

之也

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

不能救鄭也

不能救鄭也

秋七月齊人降鄭

侯之

之也

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

降猶下也鄭紀之遺邑也八月癸亥

降猶下也鄭紀之遺邑也

葬紀妣姬不日卒而日葬閔紀之亡也

葬為夫人

之也

刻桓宮楹丹桓宮楹序言桓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穀用牲于社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穀用牲于社

刻桓宮楹丹桓宮楹序言桓

刻桓宮楹丹桓宮楹序言桓

之也

不言新宮而謂之桓宮以桓見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穀用牲于社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穀用牲于社

刻桓宮楹丹桓宮楹序言桓

刻桓宮楹丹桓宮楹序言桓

之也

不言新宮而謂之桓宮以桓見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穀用牲于社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穀用牲于社

刻桓宮楹丹桓宮楹序言桓

刻桓宮楹丹桓宮楹序言桓

之也

不言新宮而謂之桓宮以桓見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穀用牲于社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穀用牲于社

刻桓宮楹丹桓宮楹序言桓

刻桓宮楹丹桓宮楹序言桓

之也

不言新宮而謂之桓宮以桓見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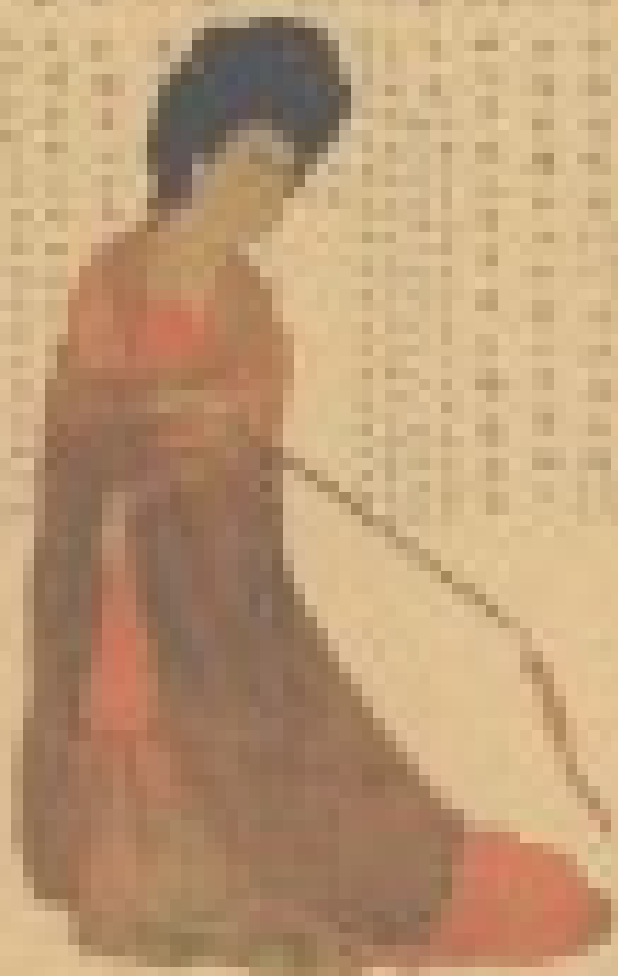


唐朝畫論彙釋

王維 著

中國美術出版社

（北京）



唐朝論考釋

著 實 十有一月曹伯

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
(全國優秀出版社)

會齊侯盟

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山蒸教冬築子諸侯黜望黜望黑大夫倉士黜

微志盡夏節人得許秋有

之氣所生也象居臣一有一二日有冬十有

二月紀州姬卒紀國雖祗封姬軌節守城

諸及防諸障皆魯邑也可城也以大及小也

志皆議也今古可者謂冬大及可用

廿年春王正月夏師次于成次止也

有畏也欲救鄭而不能也不言公恥

不能救鄭也畏齊也秋七月齊人降鄭

降猶下也鄭紀之遺邑也八月癸亥

葬紀州姬不日卒而日葵閏紀之亡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于危桓盟不曰此盟日者公如齊觀社傳曰

此行犯禮憂危甚矣霜王降心親與之盟實有和濟之功而魯得免於罪臣子所虜莫重於此時事

廿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禮天

子之桷斲之斲之加密石焉

侯之桷斲之斲之加密石焉

刻桷非心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

非禮與非心而加之於宗廟以飭夫

人非心也非禮謂娶婢女非心謂刻桷丹楹

刻桓宮桷丹桓宮楹序言桓

不言新宮而謂之桓宮以桓見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朝画论考释/韦宾著. —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7. 5

ISBN 978 - 7 - 5305 - 3465 - 6

I. 唐… II. 韦… III. 中国画—绘画理论—中国—唐代 IV. J212

出 版 人:刘子瑞

责任编辑:杨惠东

范静文

装帧设计:范静文

技术编辑:李宝生

封面题字:郎绍君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60323 号

天津 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发行

天津市和平区马场道 150 号

邮编:300050

电话:(022)23283867

出版人:刘子瑞

网址:<http://www.tjrm.cn>

北京雅迪彩印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96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9.5

印数:1 - 3500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定价:32.00 元



作者简介

韦宾

1971年生于咸阳。

2002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
获博士学位。

2004年晋升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
同年进入中国艺术研究院从事博士后研究。

近年来从事画学文献的考证、辨伪、钩沉、点校、注释及画论研究工作，强调古籍电子化成果在传统考据学中的应用。

弁 言

予以顽钝之资，徜徉学于此业中十余年矣。其间困于武昌，游于京华，而业于沪上，寄形宇内，倦飞歧途，常觉人间如梦。而事运变迁，每叹光阴易逝，命途脆促，怵惕于心，上下求索，而能有志于画学，专力于文献，反思于今文，致意于复古。其间或游无定所，或居有恒业，而能不改其志。

《唐朝画论考释》系予近年研究心得之一，虽失之于简，然亦可资贤者一二。是书之作，亦余专力文献之一转折也。唐代文学中之画论，向为吾人所忽略者，止以文学视之，而余为摭出其点蠅、分形诸概念，以明其与两大绘画传统之关系^①；王维之研究，向为吾人所忽略者，即其佛教思想之研究，而多附会于慧能禅宗。予不揣其陋，以谓华严思想之影响，乃其根本。盖欲明王维之文化意义，实在诗画合一，意境相通，而非明其宗教倾向，则不能知诗画所以意境相通也。且于文献之考证中，以明所谓《画学秘诀》实系宋人之伪作；《名画记》之研究，众矣，然不如日本，余读冈村繁氏之注释，慨然愧然，乃于其文献考订之未发于疑难者，略作考证，复于其书，强调《法书要录》之影响；《唐朝名画录》之研究，则重于写作时间之考证及注释，窃以《名画记》、《名画录》两书作于同时；《笔法记》之研究，则发明荆浩其人诸种疑问，及其与《笔法记》之关系，而能不以人废文，益之以注释，而推举其理论之价值。则唐代画论之大概可得。

昔章实斋治方志，以谓国史之微耳。^②予治画学，亦不欲画学视之。尝曰：格物致知，不以绘事为小，史以证经，予以辅圣，穷理尽性，

① 谓周易之传统与佛教之传统也。

② 叶瑛《文史通义校注·题记》：“方志之在前人，多为图经之概念所囿。视为地理之书而已。先生则以为方志乃《周官》外史小史之遗，为国史之所取资，其视国史，具体而微耳。”（《文史通义校注》第2页，中华书局，1994年3月版）

而后知依仁游艺。则画学之研究，岂止于子学而已哉？近日风俗，考证者讥为嚼蜡，辨理者讥为空虚，文言者讥为离俗，尊道者讥为腐朽。然道不离言，离言非道，言即道也。而道之失其久矣，欲无惑其难矣。逆流苦溯，修辞立诚，其有难言之痛哉。

古人著述，或数十年，或毕其一生，铸一传世之作，虽藏之名山，非识者不予也。此亦予所景慕者也。然才乏子云，徒贻笑于酱瓿；生如梦幻，知立言为多事。是稿初成，其不欲素隐行怪视予者，亦幸矣乎。

二零零五年三月中旬 京兆 韦 宾 志于海上

目 录

弁 言

第一章

唐代文献中之绘画思想	1
第一节 兴	1
第二节 周易观念之影响	5
第三节 佛教文学中之绘画思想	10

第二章

王维考论	16
第一节 综论	16
第二节 华严思想与王维诗境	21
第三节 王维佛教文学中之绘画思想	39
第四节 王维诗画境界同一论	44
第五节 传王维《画学秘诀》作伪考	51

第三章

《历代名画记》考论	68
第一节 《历代名画记》文献考	68
壹 征引文献考	68
貳 《叙画之源流》征引文献考	73
叁 《叙画之兴废》与《隋书·经籍志》	77
肆 《叙师资传授南北时代》多无根据	77
伍 《叙历代能画人名》并非伪作	83
陆 《法书要录》与《名画记》	86
柒 征引史传评品考	87
捌 文字考	89
第二节 彦远论画	95

第四章

《唐朝名画录》考释	111
第一节 《名画录》作者及书名考	111
第二节 《名画录》写作时间考	115
第三节 《名画录》文献考	124
第四节 《名画录》逸品考	130
第五节 《唐朝名画录》注	138

第五章

《笔法记》考释	234
第一节 荆浩考疑	234
第二节 《笔法记》文献考	248
第三节 《笔法记》画论	256
第四节 《笔法记》注	270

第一章 唐代文献中之绘画思想

第一节 兴

“兴”者何也？大化迁运，无理可寻，缘识而现，“兴”是也。

夫时空诸相，迁流不息。宇宙洪荒，何思可极。盖自生命浩渺，命途难知。而吾人遭遇此世，即非偶然之运命，实在此境之不可思议。故即在世无理可求，则知情境俱非，人我两空。然而有此境者，情境也，有此情者，境情也。故人之有情也，则境界随之而转，嗟怨每及暑雨，“兴”高遂觉天朗，亦如昔人所谓观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①诸凡人之遭遇于世，非以义理求，亦无智识得，只以世界转流不居，心体流动，攀缘而行也。故人之在世，缘境而安，随物而感，是曰“兴”是也。

自《诗》以来，大抵思维方式，以兴为源，流别为重逻辑之思维者，周易之传统是也；持守为重本相之思维者，佛学之传统是也。而中国画论之发展，未尝不为此两种思维方式左右。然溯其源，则以兴为本。故所以标兴者，所以明唐朝画学文献之中，诸凡情理不能喻，理性不可加，超诸逻辑之外，见存实事之中，而又非佛教之影响者，兴也。其具体之表现，即其画论之中，天才之论，点蝇之语，裂素之谓，分形之说，皆兴之流也。

一、天才

画欲以工取胜，而佳作每得于不经意之时。故画有可求者，有不可求者。不可求者，兴也。成其功者，天才也。

天才者，艺术创造之才能也，能赋趣味以合适之图式。其为才能者，无关科学修习，实为不假寻求，是谓天才，亦吾人所谓“生而知之”也。生知者，天生之知也；天才者，天生之能也。子曰，生知为上，^②则所知非理性认知之知也。以其知非理性，故其能不假寻求。诸凡创作，皆以天才而成其大也，岂独画而已哉。

① 熊十力：“境界瞋者，亦有情瞋之变态。由于有情怀瞋故，境界随之而转。遂觉丘陵坎窞皆是险巖，暑雨祈寒俱成嗟怨。忍人则器物皆罪，伐国则宫室为藩。伎心每及于飘瓦，诛锄亦逮于草木。此皆有情瞋盛，故无涉而非乖戾之境也。”（《新唯识论》，第132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② 《季氏》：“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者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参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朱熹《论语集注》卷八《季氏第十六》。）《述而》：“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参见朱熹《论语集注》卷四《述而第七》）

《画品》评姚昙度“天挺生知”；《续画品》评梁元帝“幼稟生知”；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①序谓元昌“天植其材”；朱景玄《唐朝名画录》^②序：“惟吴道子天纵其能，独步当世”；又吴道子传言其“天授之性”“旻因墨缣为道子舞剑，舞毕奋笔，俄顷而成，有若神助”；“吴生画兴善寺中门内神圆光时，长安市肆老幼士庶竞至，观者如堵。其圆光立笔挥扫，势若风旋，人皆谓之神助”；又评陈闳“实天假其能也”。又杜甫《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曰：“刘侯天机精，爱画入骨髓。”^③皆言绘画天才也。

白居易《记画》曰：

张氏子得天之和，心之术，积为行，发为艺，艺尤者其画欤？画无常工，以似为工，学无常师，以真为师。故其措一意，状一物，往往运思，中与神会，仿佛焉若驱和役灵于其间者。时予在长安中，居甚闲，闻甚熟，乃请观于张，张为予尽出之。厥有山水松石，云霓鸟兽，既四夷六畜妓乐华虫咸在焉。凡十余轴，无动植，无大小，皆曲尽其能，莫不向背无遗势，洪纤无遁形。迫而视之，有似乎水中了然分其影者。然后知学在骨髓者，自心术得，工侔造化者，由天和来。张但得于心，传于手，亦不自知其然而然也。^④

故白氏之说，以谓生知之艺，得天之和，运思状物，中与神会，得心应手，不知然而然者，兴也。

二、点蝇

或曰，画者，得之于心，应之于手，胸有成竹之谓也。然则误笔点蝇，孙权不疑，子敬牯牛，亦成同验，实即画得于不经意之中，而妙作不可期而然。此与天才神助，皆同一理。天才者，不经意中成其美之才能也。不经意者，非寻理之缘构也。质于才能，则曰天才，质于事理，理同点蝇。画也者，非同胸有成竹也，不期然而然也。

《全唐诗》李峤《墨》：“绕画蝇初落，含滋绶更深”^⑤；韦应物《咏徐正字画青蝇》：“误点能成物，迷真许一时”^⑥；窦绾《五色笔赋》：“混青蝇之点，取类华虫；述皓鹤之书，思齐彩凤”^⑦；欧阳炯《蜀八卦殿壁画奇异记》：“至于误点成蝇，徒成小巧。不成似犬，安可胜言。”^⑧皆以点蝇喻画。

①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全唐诗》卷二百十六，第2266页。

④ 《全唐文》卷六七六。

⑤ 《全唐诗》卷五十九，第707页。

⑥ 《全唐诗》卷一百九十五，第2010页。

⑦ 《全唐文》卷七五九。

⑧ 《唐文拾遗》卷四八。

《全唐文》谢观《误笔成蝇赋·以象从误致补之如真为韵》：

曹氏之蝇，因误而致。既失手以伤善，乃象形而取类。胡能有定，将饰非于寡尤，变而从宜，善夺真而不异。原夫裂素凝璧，纤毫露锋，展霜花以云薄，坠松烟而漆浓。于不可为之处，见不可去之踪。（中略）由是润色成功，从权善补。逐手见营营之状，随笔长薨薨之羽。（中略）虽违心以著，可悦目而赏。^①

此亦可见唐人对点蝇之兴趣，即在违心之误，非意所期，权变能改，亦所以不期然而然也。又有子敬牴牛之说，理同点蝇。黄滔《误笔牛赋》：

王献之绘画弥精，变通可惊。失手而笔唯误点，应机而牛则真成。用是饰非，既擅一时之妙，持功补过，爰垂千载之名。当其团扇羽轻，素缣云薄，搦金管以如涌，露秋毫而似削，莫不伫思翔鸾，澄神丹鹊。临风缅想，满轮之桂月铺开，对景叹嗟，一点之松烟飘著。隐映瑕匿，依稀漆浓。既黑白之斯异，顾东西而曷从。南容之玷难磨，空伤往事，曹氏之蝇可学，遂展奇踪。^②

按皎然《周长史昉画毗沙门天王歌》：“吾知真象本非色，此中妙用君心得，苟能下笔合神造，误点一点亦为道。”^③ 故画也者，既非写心，又非写实。万象自心而出，以缘而生，假境而造是也。故舐笔和墨，误落绢素，或为憾事，非理可求，缘也。然则因误成美，则缘此缘而生新境，化腐朽而成神奇，是曰假境而造也。艺之可游，亦以此也。此皆兴之义也。

三、裂素

又有“裂素”之说。

谢观《误笔成蝇赋》：“原夫裂素凝璧，纤毫露锋，展霜花以云薄，坠松烟而漆浓。于不可为之处，见不可去之踪。”^④ 许敬宗《奉和喜雪应制》：“机前辉裂素，池上伴凌波。”^⑤ 柳宗元《省视观庆云图诗》：“裂素荣光发，舒华瑞色敷。”^⑥ 李行敏《省试观庆云图》：“裂素观嘉瑞，披图贺圣君。”^⑦ 独孤及《尚书右丞徐公写真图赞并序》：“尝以暇日，裂素洒翰，画徐公之容，陈于公之座隅。而美目方口，和气秀骨，毫厘无差。若分形于镜，入自外者。”^⑧ 梁肃《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像赞》：“裂素表圣，为丹青兮，昭赫采绘，光仪形兮。”^⑨ 欧阳詹《征君洪涯子图赋》：

① 《全唐文》卷七五八。

② 《全唐文》卷八二二。

③ 《全唐诗》卷八百二十一，第 9258 页。

④ 《全唐文》卷七五八。

⑤ 《全唐诗》卷三十五，第 464 页。

⑥ 《全唐诗》卷三百五十三，第 3959 页。

⑦ 《全唐诗》卷三百六十八，第 4146 页。

⑧ 《全唐文》卷三八九，第 3956 页。

⑨ 《全唐文》卷五一九。

“入室终窥，知裂缣而画出，升堂始睇，疑在野而相逢。”^① 穆员《画释迦牟尼佛赞并序》：“乃求大圣之旨，裂素点绚，丹青睟容，愿以己之深慈，托于佛之巨力。”^②

裂也者，生也，非象也。“裂素”者，开裂也，生成也，非“比”象之事，实“兴”起之谓也。

四、分形

又有“分形”之说。

“分形”者，分其形也。《文选》^③ 卷二张平子《西京赋》“奇幻儵忽，易貌分形。”卷十四鲍明远《舞鹤赋》：“奔机逗节，角睐分形。”按卷三十七曹子建《求自试表》：“而臣敢陈闻于陛下者，诚与国分形同气，忧患共之者也。”注：

吕氏春秋曰：父母之于子也，子之于父母也，一体而分形，同气血而异息，痛疾相救，忧思相感，生则相驩，死则相哀，此之谓骨肉之亲也。

又《颜氏家训·兄弟第三》：“兄弟者，分形连气之人也。”^④ 骆宾王《秋蝉》：“分形妆薄鬓，镂形饰危冠。”^⑤ 司马承祯《天地宫府图序》：“夫道本虚无，因恍惚而有物。气元冲始，乘运化而分形。”^⑥

则“分形”谓分其形体也。

以“分形”论画者，引申义也。谓画为分其形体，不以为模仿之事，亦“兴”之义也。盖自物我一体，形象同本，非谓模仿也，实不可思议也。

按李涉《寄荆娘写真》：“愿分精魄定形影，永似银壶挂金井。召得丹青绝世工，写真与身真相同。忽然相对两不语，疑是妆成来镜中。”^⑦ 卢照邻《益州长史胡树礼为亡女造画赞序》：“穷形尽相，陋燕壁之含丹，写妙分容，嗤吴屏之坠笔。”^⑧ 李白《江宁杨利物画赞》：“笔鼓元化，形分自然。”^⑨ 独孤及《尚书右丞徐公写真图赞并序》：“尝以暇日，裂素洒翰，画徐公之容，陈于公之座隅，而美目方口，和气秀骨，毫厘无差。若分形于镜。”^⑩ 又其《张侍御写真图赞》：“执法柱下，分形画工。”^⑪ 皆以分形论画。

吾人观镜见形，曰光学反射者，科学之谓也。然则知光照吾形，而不知光何

① 《全唐文》卷五九五。

② 《全唐文》卷七八三。

③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李善注《文选注》。

④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颜之推《颜氏家训》卷上。

⑤ 《全唐诗》卷七十八。

⑥ 《全唐文》卷九二四。

⑦ 《全唐诗》卷四百七十七，第 5424 页。

⑧ 《全唐文》卷一六六，第 1695 页。

⑨ 《全唐文》卷三五〇，第 3544 ~ 3545 页。

⑩ 《全唐文》卷三八九，第 3956 页。

⑪ 《全唐文》卷三八九，第 3956 页。

以可照吾形,亦不知吾何以可知其所照即吾之形。质而言之,吾人以知解力之局限,所知仅止现象而已,故是以光学、象形言之。是知“分形”虽本于气论,然又非模拟之谓也。故分形之形,虽所本相同,然各自独立,并非符号与原形之关系也。然则“分形”者,本非质于逻辑之理,实言绘事不可思议,“兴”之意也。

第二节 周易观念之影响

兴流为比,比流为《易》。《易》道阴阳,非孔子所与也。然易学传统,实亦影响吾国画学最重要之思维也。

盖幽赞神明,易象惟先;仰观俯察,书画以生,此古人之说也。是以书画同体,包幽孕神,盖载道之符,明理之具也。而图画明劝戒、著升沉之说出于此。此亦唐代画学文献所三致意者也。

又《系辞》开主客相分之端,比象明外境之可象者,此模仿说之所出也。所模仿者,皆外于我之客体也。而凡此诸客体,其为物者莫不有理,其为人者莫不有神。写其理者,则若王微之说;写其神者,则如传神之论;得其形者,又须兼其气韵,所谓形神兼备是也。此唐代“写真”之义也。

要而言之,周易传统影响于唐代画学文献中者,表现为劝戒教化之用,写真之说也。然其影响所及,亦渗透于佛学传统之中。则画论之易学传统,其在唐代,亦成决定一切之主流也。

一、明劝戒著升沉

绘画之“明劝戒、著升沉”之功用者,于唐代已成集体无意识。《全唐文》所录,如王兢《十八学士图记》:

观每睹十八学士图,空瞻赞像而已。辄各采本传,列其嘉绩,庶几阅像者思其人,披文者思其人,非惟临鉴耳目,抑可以垂诫于君臣父子之间也。^①

独孤及《苏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襄武李公写真图赞》:

作绘精至,于艺悬解。拟公德容,与化同制。独立正色,神和气迈。婉兮清扬,若闻嘉话。公绰不欲,仲山匪懈。形于懿范,观者目骇。百城仰止,群吏微戒。成务安民,亦犹此画。^②

符载《淮南节度使濠陵公杜佑写真赞序》:

夫汉之麒麟,唐之凌烟,爱其德即图其人,睹其人则景行其事。复铭景钟,树甘棠,此皆以遗芳余烈,决于人骨髓者也。^③

① 《全唐文》卷二六九。中华书局,1983年11月。

② 《全唐文》卷三八九。

③ 《全唐文》卷六九零。

又《全唐诗》所录如：

杜甫《前出塞》：“功名图麒麟，战骨当速朽。”^① 刘驾《出塞》：“中天有高阁，图画何时歇。”^② 僧贯休《出塞》：“归来麟阁上，春色满皇州。”^③ 刘长卿《太行苦热行》：“早晚归汉庭，随君上麟阁。”^④ 李白《司马将军歌》：“功成献凯见明主，丹青画像麒麟台。”^⑤ 苏颋《饯赵尚书摄御史大夫赴朔方军》：“明年麟阁上，充国画于斯。”^⑥ 张说《药园宴武辂沙将军赋得洛字》：“待闻出塞还，丹青上麟阁。”^⑦ 白居易：“他时麟阁图勋业，更合何人居上头。”^⑧

而以图画之劝戒功用视之，则必引发更庸俗之实用观念，即视画为无用之物，其言几近于韩非、王充。如《全唐文》卷八二四黄滔《公孙甲松》，言汉武帝时，公孙甲善画松，公卿皆求之，独东方朔不然。帝怪问之，对曰：

臣痛其假能夺真，故不求之。且丹青其笔，物至于是；枝叶其口，人胡以胜？臣敢以陈之。昔妲己之假，夺比干之真；靳尚之假，夺屈原之真；宰嚭之假，夺伍员之真。是三者，皆以至真之诚，卒不能制其假，矧不逮者乎。

又卷九四七卢硕《画谏》：

汉文帝时，未央宫永明殿画古者五物。成帝阳朔中，尝坐群臣于下，指之曰：予慕尧舜理，故目是以自况。（中略）御史大夫张忠出次而言曰：斯无用之物也，臣请即日污之。且是画肇于太宗之时，凡八圣矣，开眼而睹之者，背面而违之，未闻有裨于治也。

然考诸唐史，图画凌烟，已成礼乐制度。原其本，无非劝戒之意也。

又有《绘事后素赋》。按《论语·八佾第三》：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绘事后素，所以喻道德须陶养而成。而《全唐文》卷六四四辑有张仲素《绘事

① 《全唐诗》卷十八，第184页，中华书局。

② 《全唐诗》卷十八，第187页。

③ 《全唐诗》卷十八，第188页。

④ 《全唐诗》卷二十四，第319页。

⑤ 《全唐诗》卷二十九，第421页。

⑥ 《全唐诗》卷七十四，第810页。

⑦ 《全唐诗》卷八十六，第926页。

⑧ 《全唐诗》卷四百六十，第5242页，白居易《河阳石尚书破回鹘迎贵主过上党射鹭鸶绘画为图猥蒙见示称叹不足以诗美之》。

后素赋》^①谓：“成山龙华虫之美，实曰当仁；后黑黄苍赤之采，固无惭德。”“其素也同至淳之得一，其绘也合比象而为五。”“美矣夫绘事之义，所以刑万邦而昭四海。”又卷九六一阙名《绘事后素赋》，^②谓：“以盼倩之姿，彰敦朴之俗。”亦成教化、助人伦之谓也。

二、写真

写真乃六朝传神论之周易解释。

肖像曰“写真”。或曰，“真”之义，出于《庄子》。许慎《说文解字》“真”：“仙人变形而登天也，从匕从目从乚八所乘载也。”

隋唐之前，“真”作形容词(副词)用者，如枚乘《七发》：“高歌陈唱，万岁无斂，此真太子之所喜也。”^③郭象《庄子注》：“言其心形并驰，困而不反，比于凡人所哀，则此真哀之大也。”^④作名词用者，如《文心雕龙·夸饰》：“神道难摹，精言不能追其极；形器易写，壮辞可得喻其真。”^⑤又其《情采》：“而后之作者，采滥忽

① 张仲素《绘事后素赋·以五色成文彰之在素赋》如下：

画绘之事，彰施于文，表其能故散彩而设，杂其晕故后素而分。运兹洁白之光，综彼深浅之色，始其布濩，终若组织，成山龙华虫之美，实曰当仁，后黑黄苍赤之采，固无惭德。间精微而不乱，蔚明丽之相得，昭昭以著，郁郁斯皇，发众状而逾出，映繁文而益彰。夺朱紫今不能争其要，污白黑今无以损其光，于以界道，斯能辨方。昔实瞻之在前，昭其本始；今为来者居上，烂以主张。素为绘分，事惟从古，礼于绘也，义实斯取。其素也同至淳之得一，其绘也合比象而为五。理众者寡，予惟汝明，无使辉华自混，无使毫发难并。处皦昧之间，造形则辨，居有无之际，遇物皆呈，虽欲勿用，曷其有成。乃知作绘者，惟文是务，言诗者，在理为喻。故得尽饰之道，不愆于素，探周礼冬官之职，谐卫风硕人之词，爰遂事而乃眷，幸全功而勿疑。质不胜文，孰谓何先何后；白能受采，有以颠之倒之。胡未至而取消，岂卒获而能欺。不有分布，孰为文采。恒起予于后进，润色斯成；苟弃我于已前，人文焉在。美矣夫绘事之义，所以刑万邦而昭四海。(《全唐文》第6514页)

② 阙名《绘事后素赋》：

穆彼作绘，闻诸色工，增乎华凉以文为质，分乎像示非素不终。惟绘也成文不乱，惟素也允执厥中。盖以昭圣人微论，喻君子饰躬。岂分黑黄与苍赤，列山龙与华虫，已哉古人，以盼倩之姿，彰敦朴之俗，知女得其礼，不专于舜华，士有其容，或同于冠玉。虽言词为藻绘，威仪为朱绿，自可果行不回，持礼自勖，亦犹布采者以质相从，为素者以绚相属。借如叶公之绘飞虬也，蠕蠕腾骧，非素则其势不扬；汉氏之图明妃也，婬娟窈窕，非素则其容不彰。是以间其文彩，布厥元黄，譬瀑布之界道，如沟塍之画疆。然后五色成文，斑简而不杂；遐方图物，赋鼎而可详。且无文无质，其比如栴，何贵专一之琴瑟；不离不乱，其间如伞，自同流中之圭瓚。既点缀而无遗，亦连绵而不断。原夫染人献色，工人始谋，巧心方遘，濡翰方流，似刃地之无碍，疑茧绪之方抽。入众色之中，自分文质；发群象之表，如别薰莸。且殊受采之性，宁有夺朱之忧。则知素之体也真，绘之色也侈。守厥贞白，杂乎丽靡，理众惟寡，既以一而处多，守朴不雕，遂出此而入彼。将黼黻而夺丽，匪组织之所拟。别有彬彬向就，屑屑行诸。志惟厉乃仁则依于，期霄汉之振拔，假词赋为蓬庐。读孔圣之言，虽云由已来；承卜商之问，终愧起予。(《全唐文》第9985页)

③ 《文选》卷三十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郭象《庄子注》卷一《齐物论》“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注。

⑤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刘勰《文心雕龙》卷八《夸饰第三十七》。

真”^① 姚最《续画品》评萧贲：“含毫命素，动必依真。”^②

至于隋唐五代，“真”作形容词(副词)用者，如刘希夷《白头吟》：“此翁白头真可怜，伊昔红颜美少年。”^③ 张九龄《林亭咏》：“偶怀因壤石，真意在蓬瀛。”^④ 宋之问《咏省壁画鹤》：“粉壁图仙鹤，昂藏真气多。”^⑤ 张说《文舞》：“圣谟九德，真言五千。”^⑥ 作名词用者，如：陈子昂《观荆玉篇》：“悬之千金价，举世莫知真。”^⑦ 黄滔《误笔牛赋》：“遽从无而入有，俄背伪以归真。”^⑧ 唐文宗《题程修己竹障》：“临窗忽睹繁荫合，再盼真假殊未分。”^⑨ 吴筠《心目论》：“然动神者心，乱心者目，失真离本，莫甚于兹。”^⑩

故“真”即“假”之反义。

《全唐文》录有多篇“写真赞”。如卷九一七清昼《洞庭山福愿寺神皓和尚写真赞》，卷二九一张九龄《宋使君写真图赞序》等。写真者，虽专指人物肖像，然真之义，非独人物肖像而言，实亦“传神论”之发挥也。传神云者，所谓有其形必有其神，有其神必有其形，故写形以传其神，神者，人之真也。传者，写也。故传神意同写真。然考诸文献，“真”亦非独人物之真，亦非独神质之称。

“真”者，一曰本相是也。如李涉《寄荆娘写真》“写真与身真相同”^⑪；郑谷《传经院壁画松》：“危根瘦尽耸孤峰，珍重江僧好笔踪。得向游人多处画，却胜涧底作真松”；^⑫ 景云《画松》：“画松一似真松树，且待寻思记得无。”^⑬

“真”者，其二曰“神采”是也。《全唐文》卷四二九于邵《吴使君听郑华原壁画松树赞》：“贵之者真，得之者难。松有劲质，匠乎笔端。”又其《秦州都督都吴公写真赞》：“英姿一绝，自出常伦。挥毫得妙，又全其真。”又朱景玄《唐朝名画录》^⑭ 周昉：

又郭令公婿赵纵侍郎尝令韩干写真，众称其善。后又请周昉长史写之。二人皆有能名，令公尝列二真置于坐侧，未能定其优劣。因赵夫人归省，令公问云：“此画何人？”对曰：“赵郎也。”又云：“何者最似？”对曰：“两画皆似，后画尤佳。”又

① 《文心雕龙》卷七《情采》第三十一。

② 姚最《续画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全唐诗》卷二十，第247页。

④ 《全唐诗》卷四十八，第584页。

⑤ 《全唐诗》卷五十三，第658页。

⑥ 《全唐诗》卷八十五，第921页。

⑦ 《全唐诗》卷八十三，第895页。

⑧ 《全唐文》卷八二二。

⑨ 《全唐诗》卷四，第48页。

⑩ 《全唐文》卷九二六。

⑪ 《全唐诗》卷四百七十七，第5424页。

⑫ 《全唐诗》卷六百七十五，第7733页。

⑬ 《全唐诗》卷八百八，第9121页。

⑭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